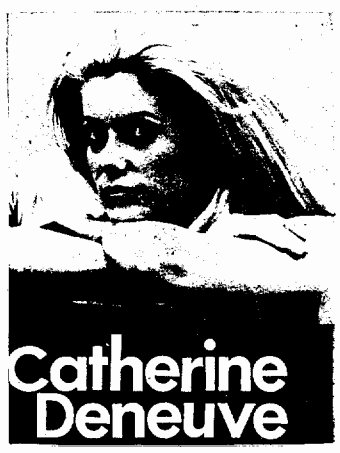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學生周報　中華民國61年4月21日　第1031期

驢皮

小克



即使法國的積葵丹美把我們帶到十七世紀的查理皮胡的童話國度裏，還能給人感到那些上一代的與下一代的情愛，在命運之下是如何的被作弄，但那一切都是美的，陽光的愛。

就是看過丹美以前的那些作品——「羅拉」、「雪堡雨傘」（港譯「愛果情花」）和「羅鎮姑娘」（港譯「柳媚花嬌」），多想能看看他從前的「天使灣」和近期的「模特兒商店」——那些充滿童話和純摯的愛的追尋，色彩是充沛陽光的，而音樂，在丹美的作品裏，和美術同樣佔上一個重要的位置。

甚至可以說，積葵丹美這張「仙侶奇緣」也是和「羅拉」、「愛果情花」和「柳媚花嬌」的精神是沒有不一樣的，是的，這就是說，「仙」片祇是丹美的想像力的古代版。因爲誰能說：童話不可以發生在現代呢？所以拿一本十七世紀的童話故事，摻雜丹美一貫作品特色的素質，訴說丹美的世界，那些美麗單純，卻如畫如詩的愛情觀，還是在命運的作弄之下輪舞。

說「仙侶奇緣」是丹美的想像力的古代版，就等如片裏美艷的公主藏在驢子的皮裏一樣，當你和她兩個人在生命的某一點上相遇了，相愛了，在她把驢皮脫下，你們年輕的愛戀，已經在燃燒。現在你還能產生另一個疑念哩，只要察覺到丹美過去的那幾張作品，你馬上可以說出它們的連環輪唱的性質來了，在那些片子裏的愛情，到了片末，丹美總安排出……相愛了，以後各自在別人身上找到幸福，然而生命仍然是這麼過去，延續。是了，「羅拉」的影子在「愛果情花」裏是男的提到他曾在另外一個港口愛過一個女人，在「雨」片中，又都有一個母女結；而在「柳媚花嬌」裏，延續的影子就更濃也更明晰了，羅拉的名字是在一件謀殺案裏的被害者，而其他拓展出來的和有着未來的展露的伏線也清楚的擴張。

彷彿丹美在指出，愛是你懷有純眞的心去追尋的，而童話般的愛是需要碰上機緣的。「羅拉」是說及一個被遺棄的舞女，在南得港口的一間水手酒吧中已經等待她的負心人七年的故事。「天使灣」敍述一個年青人遇上了一位不太年青的美麗而危險的婦人；她勾引他，陷他於賭博的深淵中而不克自拔。「愛果情花」講一個女孩與她的未婚夫相戀於他入營前夕，結果他一去不返；爲了給她的孩子找個父親，她嫁給了一位始終鍾情於她的富家子。「柳媚花嬌」是發生在羅熙福鎮的比「愛」片更多重性的故事，上一代的愛在時間的冲淡下停息下來陟地又再掀起，流淚的歌舞團員要他們流淚的愛情，丹美個人世界的下一代的姊妹有她們命定的愛，愛情出現把兩個遙遠的生命拉攏在一起，而水手的理想女伴就是音樂與美術的揉合，但命運嘗不盡作弄着也考驗着……。

——現在該是說你產生的疑念了，因爲在這張「仙侶奇緣」片裏，還是有着過去丹美影片的特色和素質在，只是在這張古代的童話，那些愛情的收場是肯定地完美了，上一代與下一代之間掀越了和諧，而他們的愛情也得到美麗的完滿。你會想及丹美往下的個人觀該是如何的發展呢？

「仙侶奇緣」同樣是丹美套取單純的題材，在處理方面是出色的。眞愛的追尋還是存在「仙」片裏面，這個永遠不老的題材，如片末旁白所云，只要有兒童的一日，他們的母親就必會給其細述童話的故事一樣。片裏那頭鸚鵡也就是丹美喻以傳誦愛情——尋找眞愛，我必能致——的工具媒介。片裏王子看到一朵玫瑰花，想探手擷摘，突然花的精靈顯現，解告他未知的訊息，這片段的安插就足能呈示出丹美的現代手筆。至於片中的女神仙，也就更能看到現代的風味了，看她的服裝和髮飾，巨鏡子旁的廿世紀電話，她編寫的詩章，句子裏已有廿世紀的文明；片末從天而降，竟然是乘坐摩登的直昇飛機（聯想起布紐爾的「沙漠的西蒙」來吧）出現，而駕駛員就是廿世紀的現代人來。女神仙雖然法力無邊，但她還是有着一顆眞人的心，她同樣也不憩的需要愛情。在片中她的處境是可見的討好了，而她所說的特具智慧的話，才是我們應該記取的，看看她的態度吧。

「仙侶奇緣」依然是一個富於地方色彩，故事發生在城鎮的故事，而他的那些現代版，又喜歡城鎮裏的海港。這張電影依然富於音樂性的，那些古典的調子，那些悅耳的愛之歌，像永不脫離自丹美的世界，「羅拉」中安諾愛美與水手們的舞與她所唱的歌還容易令人哼出來，在「愛果情花」裏可以說是丹美最清絕的構設了，每一個動作是舞，每一句言詞是歌。每一段愛情是生命樂章裏的美妙音符。而「柳媚花嬌」呢，歌舞同樣是主要的原素。那些影片處理的手法，影機的流動有着出色的配合。「羅拉」的輪轉，「愛果情花」的流滑和「柳媚花嬌」的綜合現代歌舞片型式的處理，滑翔昇降與長長的推拉搖跟……。慢鏡在「羅拉」裏出現之後，在「愛」、「柳」兩片同樣適宜脗合地用上了，回看「仙」片，又有那一點是缺乏和遺漏的呢？舞台的型式同樣也是丹美別具特色的戲法，「羅拉」的酒吧式的現場演出，「愛果情花」的雨傘商店，「柳媚花嬌」就更見豐盈了，陽光的街上與現代化的餐室、音樂器材店、渡輪、表演舞台……色彩繽紛！「仙」片裏的舞台味之濃是無須多舉的了，丹美拍驢頭公主的奔走是以慢鏡，女神仙的出現是慢鏡，但這些慢鏡的感覺是懾人的。在一個小村鎮裏，當公主出現時，後面所有的人物停止了他們的上一個動作，凝定的站在自己的位置上，公主奔駛是慢鏡的，當過後，背面的人物的動作才延續起來，這種舞台風在「柳媚花嬌」出現得已經教人叫絕的了。

是的，彩色在談丹美的影片時，所佔的重要性是無容忽畧的。（「羅拉」是黑白片除外）。「仙侶奇緣」的彩色運用也是值得大書的，這裏只畧指一二就是了，國王（公主一方）是藍，公主是粉綠，而王子（與其國內）是紅，很明顯的界分了，像片子的段落以其三色先後的圈出圈入一樣的分別開來。你會指出那個女神仙嗎？是的，最終她是白的，就記得公主也曾穿上的太陽、星星和月亮的裙裾嗎？丹美簡直令人不斷的看到新放置的東西，卻又不斷的令人回想起他那些過去的作品的彩色佈景。當然納愛溫——法國最優秀的佈景設計師幫了他很大的忙。（而前面所說的音樂，也還是那位音樂之魔術師米修里格蘭的作曲。）卻沒有留意「仙」片的字幕，攝影師名字還是不是尙拉比亞。

偶然要談起積葵丹美，要說的話也自然的多了，但現在還是就打住，關於「仙侶奇緣」，就是把它當童話故事來看（而事實上它就眞個是）便已是那麼完整了，那些難以抹煞的詩味和魅力勢成不朽。更何況丹美又訴說得這般溫柔呢。

（本文部份資料參自 Ginette Billard六四年電影季刊秋季的文章。）

版權爲作者及報社所有
未經批准　不得翻印